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 鎮洋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四 起旃蒙單閼正月盡著雍困敦十二月凡三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諱擴光宗第二子母曰慈懿皇后李氏光宗為恭王慈懿夢日墜于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帝于王邸五年五月賜今名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國公七年二月初就傅十二年三月封平陽郡王十六年三月光宗受禪三月進封嘉王

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正月丁巳朔詔兩淮租稅旋罷合嚴湖三州貧民身丁折帛錢一年 辛卯金敕有司給天水郡公家屬田宅 壬辰金主如春水 壬寅黎州蠻

寇安靜寨義勇軍正將楊師傑及將佐王全等戰卻之詔以師傑充成都府路兵馬都監　辛亥金諭參知政事胥持國曰河上役夫聚居恐生疾疫可廪醫護視之

二月丁巳朔詔兩淮諸州勸民耕墾荒田（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作兩浙今從宋史本紀　金敕有司行宮側及獵所有農者弗禁

己未金始祭高禖　壬戌詔嗣秀王伯圭贊拜不名

庚午金主還都　丁丑金京師地震大雨雹晝晦震應天門右鴟尾　戊寅右丞相趙汝愚罷初韓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京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冑然之以秘書監李沐有怨於汝愚引

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　中中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乃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有云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幄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擾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穎遂以汝愚黨罷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

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居摋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使精忠臣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時余端禮在樞府與汝愚同心輔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汝愚被逐端禮不能救但長吁而已處恭端禮字也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甲午金

以翰林直學士富珠哩子元舊作孛术魯子元今改為右司諫監察御史田仲禮為左拾遺翰林修撰布薩穎爾克舊作僕散訛可今改乘右拾遺諭曰國家設置諫官非取虛名蓋責實效庶幾有所裨益卿等皆朝廷選擢以直言無隱路鑼左遷不以它非卿等勿以被責遂畏避不敢言　癸丑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江南沿江諸州行鐵錢利害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欲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

言之事必將相覰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于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暬御于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

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淺言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浸寡也疏既上命安置韶州（致異）兩朝綱目備要元黨禁祖儉疏以四月二日上四日始有韶州之命書行則在五月丁巳乃月之三日也宋史本紀亦作丁巳今從之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不當罪遣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言官之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始知

韶州之貶不出上意韓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後亦悟改送吉州　已未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攷異慶元黨禁作徐仲麟它書俱作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弊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沐以

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有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卽遭逐斥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于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

中等悉送五百里外編管當時號爲六君子傳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抑闕之事皆所屬藁鄧驛言國家開設學校教卷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覆禍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它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僚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六人若以扇搖國是非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黃未敢書行是日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

送既所未幾驛龍出知泉州　癸亥金敕有司以增修曲阜宣聖王廟畢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仍遣太常舊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　甲子金以尚書左丞烏凌阿愿爲平章政事右丞瓜勒佳衡爲尚書左丞　戊寅金以修河防畢工參知政事胥持國等進階賜銀幣有差　庚辰金以右丞相瓜勒佳清臣爲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密國公樞密使襄爲右丞相封任國公遷胥持國爲尚書右丞持國與李淑妃表裏筦擅朝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走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　五月乙未金判平陽府事鎬

王永中賜死并其二子璋瑑初傅尉希望風旨過爲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鬱鬱乃表乞閒居不許及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毬獵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多禁防之河東提刑判官巴哩哈(舊作把里海今改)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同知西京留守費摩克斯(舊作裴滿可孫今改)坐受永中請托免先是永中舅張汝猕妻高陀斡以詛咒誅金主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傅尉奏永中第四子瑑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簽大睦親府事膏御史中丞孫卽康鞫問并得第二子璋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格(舊作德哥今改)首

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爲大王以爾爲妃

詔遣官覆按再遣禮部尚書張嶂兵部尚書烏庫哩慶

裔覆之金主謂宰臣曰鎬王祇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

異駙馬琪曰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金主又曰王何

故輒出此言瓜勒佳清臣曰素有妄想故也遂令百官

雜議請論如律詔賜永中死鄂蘭哈瑋璩等皆棄市永

中妻子威州安置　戊戌詔戒百官朋比　丙午詔諸

路提舉司置廣惠倉　庚戌金命瓜勒佳清臣行省於

臨潢府　六月丙辰金右諫議大夫賈守謙右拾遺布

薩劉爾克舊作佗僕散訛可今改坐議鎬王永中事奏對不實削官

二階罷之御史中丞孫卽康右補闕蒙古呼喇舊作倫家括胡剌今改右拾遺田仲禮並罰金　丁巳復置正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教以凡與爲異者皆道學之人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革或又言道學何罪當名曰僞學善類自皆不安由是有僞學之目右正言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生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

陳武皆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　己未復置臺諫言事簿　丙寅金以樞密副使唐古貢（舊作唐括貢今改）爲樞密使　庚午詔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將佐初除舉自代一人歲舉所知三人　癸酉以韓侂胄爲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何澹言頃歲有爲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爲已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不敢竊議者附和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

收而並蓄之以爲此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向者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僞而不近於人情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爵祿今日宦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其學者曰煩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箝人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爲附和者或流而爲僞詆毀者或失其爲眞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眞僞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閨門達

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爲僞行其學術有用而不爲空言其見于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爲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眞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假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屠沽贓穢士論之不齒而貪緣假托以僭重則爲此學之玷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呶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

之學皆有尙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同異之說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眞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勵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帝是之詔牓於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眞僞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濟復上疏言朝廷之臣孰知其邪迹然亦不

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嘗去者詔趙汝愚以觀文殿大學士罷祠　八月己巳詔内外諸軍主帥條奏武備邊防之策　九月壬午朔蠲臨安府水災貧民賦　甲申金冊静寧山神爲鎭安公呼圖里巴（舊作忽土白今改）山神爲瑞聖公　乙酉以久雨決繫囚　丙戌金以知河間府事伊喇仲方（舊作移剌仲方今改）爲御史大夫　辛卯金主如秋山冬十月丙辰還都　乙丑陞秀州爲嘉興府舒州爲安慶府嘉州爲嘉定府英州爲英德府　壬申封子恭爲安定郡王　金瓜勒佳清臣受命出師偵知庫濟自將選精兵一萬進至合勒河前隊

宣徽使伊喇敏等于栲栳濼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斜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賧罰北準布（舊作阻䪁今改）由此叛去大侵掠乙亥金主命爪勒佳衡行省於撫州命選親軍武衛軍各五百人以從十一月戊子清臣罷命右丞相襄代之初議征討清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北邊不寧者數歲　戊戌加上太皇太后太上皇太上皇后尊號　乙巳金以樞密使唐古貢御史大夫伊喇仲方禮部尚書張暐等二十二人充計議官凡軍事則議之

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

之死既罷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其徒
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
徐誼詔責汝愚永州安置誼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嘗
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迪功郎趙師召亦
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
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或可免也 丁未命宰執
大閱 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
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劍汀郡沒官田收
其租助民舉子之費從之 十二月乙卯金主命招撫
北邊軍民 戊午金禮部尚書張暐等進大金儀禮

丁卯金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滏陽趙秉文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金主召問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偏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贇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疏狂妄法當追解金主不欲以言罪人特免之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

乙亥金詔加五鎮四瀆王爵　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

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攷異宋史寧宗紀是年十二月丙子命朱熹煥章閣待制辭按道學傳煥章鴻慶之命在紹熙五年是年因乞休仍授秘閣修撰今從之）

是月金右丞相襄率駙馬都尉布薩揆等自臨潢進軍大鹽濼分兵攻取諸營　金完顏守貞旣罷相出守胥持國等猶忌之俄有言守貞在政府日嘗與近侍竊言宮掖事而妄稱奏下金主命有司鞫問守貞款伏奪官一階解職遣中使持詔切責之仍以守貞不公事宣諭百官於尚書省

慶元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甲申金大鹽濼羣牧使伊喇伊都等爲廣吉喇部兵所敗死之　丁亥金國子學齋

長張守愚上平邊議特授本學教授以其議付史館

庚寅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　趙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韓侂胄風旨窘辱百端庚子汝愚暴卒天下冤之（攷異汝愚之卒宋史本傳作壬午慶元黨禁作丙子宋史本紀及兩朝綱目備要俱作庚子今從之）帝命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作中書舍人汪義端繳還復官之命今從宋史本紀）汝愚學問有用嘗以范仲淹韓琦富弼司馬光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

以素服即位讒者遂以爲罪　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
秀劾前丞相留正四大罪首言引用僞學之黨以危社
稷詔正落職罷祠　二月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同
知貢舉右正言劉德秀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
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請將語錄之類盡行除
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
大學之書爲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僞學盛
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爲前日之
習願陛下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
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辛未詔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是月金初造虎符發兵　三月己亥進封嘉國公抦爲吳興郡王　癸卯金以久旱敕尚書省曰刑獄雖已奏行其間恐有疑枉其再議以聞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　丙午有司上慶元會計錄　夏四月壬子金遣使審決冤獄　戊午金初行區種法民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　甲子左丞相余端禮罷時韓侂冑擅權擯斥正士端禮稱疾罷政　壬申以何澹參知政事吏部尚書葉翥簽書樞密院事　五月乙酉申嚴獄囚瘐死之罰　金以久旱徙市庚寅詔復市如常　辛卯賜禮部進士鄒

應龍以下四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　甲午減諸路和市折帛錢三年　建華文閣藏孝宗御集　乙未金參知政事尼厖古鑑卒　甲辰復慈福宮曰壽慈　六月甲寅金主以仲夏始得雨是百姓艱食出倉粟十萬石減價糶之　乙丑命監司帥守臧否縣令分三等從張釜之請也後迄不行　丁卯金御史大夫伊喇仲方罷

金定僧道女冠剃度之制金主嘗問諫議大夫張暐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取一不已少乎暐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也金主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

矯枉太過今不崇奉不毀除是謂得中矣　丙子皇子埈生　秋七月庚辰金主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進酒敕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金主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右丞相襄進兵乃令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支軍至龍駒河為準布（舊作阻轐今改）所圍三日不得出間使出求援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謂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倘為敵得使知吾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欲少憩襄曰所以乘夜

疾馳者欲掩其不備耳緩則不及鄉晨壓敵突擊之閧

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準布敗奔使安國追躡敵言糧

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

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

之準布潰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捷聞金

主遣使厚賜以勞之詔使宜賞賚士卒　乙酉金命有

司收瘞西北路陣亡骸骨　戊子量徙流人呂祖儉等

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高安知縣徐應龍經紀其喪

祖儉受業於兄祖謙篤信不渝在謫所讀書賣藥以自

給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

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疏言自今舊姦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用人言之則礙今日之御劄若俟其敗壞國事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姦知朝廷紀綱尚在不敢放肆從之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之黨攻擊愈急矣殿中侍御史黃黻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

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至於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已丑改徹爲起居郎權兵部郎中以愈代爲殿中侍御史徹未幾能去　戊戌以韓侂胄爲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金左司郎中高汝礪奏事紫宸時侍臣皆迴避金主所持涼扇墜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金主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汝礪金城人也

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毀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

臺諫出死力而排之而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
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
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
以冀幸其它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
戒陛下何不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羣
臣二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
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
乃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寺
直邵褎然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
請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

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于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係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以取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壬戌皇子埈卒追封兗王諡沖悼後屢舉皇子皆不育俱加封諡　甲子金以陝西西路轉運董師中爲御史大夫癸酉金左丞瓜勒佳衡丁父憂尋起復　九月辛巳金右丞相襄自軍中赴闕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王宴慶和殿金主親舉酒飲之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

命即服之遷完顏安國爲左翼都統　丁亥復分利州路爲東西路　癸巳嗣濮王士歆薨追封郡王　冬十月丙午金選親軍八百人戍撫州　戊申帝率羣臣上冊寶於慈福壽康宫　準布復叛金主命左丞相襄行省於北京簽書樞密院事完顏匡行院於撫州會契丹德壽等據信州叛建元身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如平日人心乃安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庫哩道遠舊作烏古論道遠今改富察守純舊作蒲察

守純今改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先是金諸臣以北鄙用兵請改郊期金主問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暐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它年可乎暐曰陛下即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金主曰北方未寧致齋之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可逆度而妨大禮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既而諸臣仍請罷祀又欲用正月上辛金主使問丞相襄襄奏曰郊為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諸國已報表賀今若中輟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祀用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請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 丙

辰金祫享於太廟　甲戌大閱　十一月戊子金參知政事馬琪出知鎮安武軍尋致仕卒琪性明敏習吏事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爲金主所少　庚寅詣壽康宮上太上皇寬恤詔令　金以御史大夫董師中北京留守裔並爲參知政事　壬辰京鏜等上孝宗寬恤詔令　丁酉金朝享太廟戊戌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承安進封丞相襄爲南陽郡王　癸卯賞宜州捕降峒寇功　金丞相襄之討契丹也金主命自龍虎衞上將軍節度使以下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意

十二月戊申以知寧國府陳賈爲兵部侍郎以賈在淳熙末首論朱熹故也　己酉金遣提點太醫近侍局使李仁惠賜北邊將士授官者萬一千人授賞者幾二萬人仁惠卽喜兒之賜名也　是月朱熹落職罷祠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迭進諫以爲必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攷異）四朝見聞錄謂考亭先生嘗勸趙忠定厚酬韓侂胄韓後聞之故稱公者差輕嘉定初號爲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蓍

以天下得遯卦力止先生勿上誠有所論何爲中輟時非父志也按紹翁所辨亦無實據今仍從年譜書之

熹諫欲論熹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于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斗酒山中未爲乏也及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嘗采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章授之繼祖謂立可致富貴遂論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褒

衣博帶食淡餐粗或會徒于廣信鵞湖之寺或呈身于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沽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因誣熹大罪有六且曰熹爲大姦大憝請加少正卯之誅以爲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亦請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元晦熹字季通元定字也時逮捕元定赴謫所甚急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沈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

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或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至道州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

韓侂胄爲其父誠請謚誠乃神宗外孫娶太皇太后女弟積官閤門使未嘗更歷事任時福州黃度爲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去遂命館職官暫權考功謚誠曰忠定左遷度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尋改江淮提點鐵錢

慶元三年金承安二年　春正月丁酉金主如安州春水　王
寅知樞密院事鄭僑罷癸卯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
詔朱熹仍依前官與祠　丁酉金主還都　二月己酉
右丞相京鏜等上神宗玉牒高宗實錄　丙寅詔以昭
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王德謙爲節度使德謙帝藩
邸內侍也于是驟見擢用中書舍人吳宗旦事德謙甚
謹夜輒易服詣之德謙乃薦宗旦爲刑部侍郎直學士
院宗旦爲德謙草制引天寶同光故事爲比制出參知
政事何澹不押制書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率臺諫交章
言其不可丁卯京鏜復以爲言遂寢其命於是德謙除

在外官觀吏部尚書兼給事中許及之奏駁之臺諫請
竄斥德謙帝未許殿中侍御史姚愈劾宗旦交結德謙
辛未宗旦奪三官癸酉送南康軍居住攷異四朝見聞錄云韓侂胄知
上之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為義兄弟許以節鉞德謙
信之之何澹時為御史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苦要節
鉞上之重違之已草制中丞宜卷班以出異日廷播何悉
如所教繼即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胄
袖曰弟誤我侂胄徐謂曰暑出北關數里便有詔追只
俟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屬之竟死貶所
何澹遷政府侂胄蓄將許之也德謙既貶自此內批皆
侂胄自為之矣所載情事互異今從兩朝綱目備要書
之
是月金命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世襲兼曲阜令
三月壬午金命戶部尚書溫昉行六部尚書於撫州
庚寅金主幸西園閱軍器　癸巳金平章政事烏凌阿

愿罷　丙申竄內侍王德謙臨安府劾德謙爲人求官職以鉅萬計服食擬乘輿獄未成詔降德謙團練使撫州居住權中書舍人高文虎請改爲安置帝從之然獄卒不竟　丁酉金以參知政事裔代左丞相襄行省於北京　庚子禁浙西圍田　壬寅詔自今有司奏讞死罪不當者論如律　夏四月丙午封武功郎不秩爲嗣濮王　甲子金尚書省奏比歲北邊調度頗多請降僧道空名度牒以助軍需從之　癸酉金親王宣敕始用女直字　五月甲戌朔金主謂宰臣曰比以軍需隨路賦調司縣不度緩急促期徵斂使民費及數倍胥吏又

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　丙子金主集官吏於尚書省諭曰今紀綱不立官吏弛慢遷延苟簡習以成弊職官多以吉善求名計得自安國家何賴焉至于徇情賣法省部令史尤甚尚書省其戒諭之　丁丑金北京行省參知政事裔移駐臨潢府　庚辰金升撫州爲鎮寧州　丁亥金丞相襄詣臨潢府　金召知大名府赫舍哩執中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簽書樞密院事從丞相襄征伐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金主惡其言不遜事下有司既而赦之執中本名呼沙呼舊作胡沙虎今改阿蘇舊作阿疎今改之裔孫也　己丑金皇子洪熙生命

禮部尚書張暐報祀高禖　六月戊申金以滁州刺史
王遵古爲翰林直學士仍敕無與撰述入直則奏聞或
霖雨免入直以遵古年老且嘗侍講讀也　戊辰頒淳
熙寬恤詔令　閏月甲戌內出銅器付尚書省毀之申
嚴私鑄器之禁　甲午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
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學之憂邊境之憂有
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僞學之憂姑未論其
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
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
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爲利僭大

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卽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趙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覬倖非望故或竊姍笑君父之說于隣國或爲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扇妖造怪不可勝數

蓋前日僞僞學至此變而爲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顏色聞敵國侵擾之報則移過於吾之君父如此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僞淺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其它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日之憂疏入韓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晉正貶邵州居住（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作戊寅綱朝散大夫劉珏以故御史免喪入見上言前日之僞學今又變而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右正言慶元黨禁作劉三傑其名互異薛氏通鑑亦作劉三傑係於甲午綱今從之）是夏大溪山

島民作亂（攷興兩朝綱目備要作大溪山今從宋史本紀）大溪山者廣東海中島也提舉茶鹽徐安國遣人入島捕私鹽島民不安嘯聚千餘人入海爲盜揭榜疏安國之罪掠商旅殺平民經畧使雷潨素與安國有隙至是安國乞遣兵討之潨不卽發兵而以安國生事聞於朝未幾潨安國俱罷

秋七月壬寅朔金主幸天慶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無奏刑百司權停決罰　庚午監察御史沈繼祖錄淹囚四百餘條來上詔進二官　八月庚辰以軍器監錢之望爲秘閣修撰知廣州　金敕計議官所進奏帖可直言利害勿用浮詞　辛巳金主以邊事未寧集六

品以上官於尚書省問攻守之策凡中外臣僚不以職位高下或有方畧材武或長於調度各舉三五人以備選用期五日封章以進議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言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召對睿思殿論難久之　金北部復叛參知政事裔戰敗丙戌以丞相襄為左副元帥蒞師裔旋罷　金右丞胥持國席寵擅政多結黨援御史臺劾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郛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

亨嘉貞尤畢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致仕嘉貞等皆補外　金左丞瓜勒佳衡罷以參知政事蕭師中爲左丞以左宣徽使胥爲右丞以戶部尚書楊伯通參知政事　庚寅金樞密使唐古貢致仕尋以襄爲樞密使平章政事　辛卯錢之望遣兵入大溪山盡殺島民　九月壬寅以四川旱蠲民賦　金遣官分詣上京東京北京咸平臨潢西京等路招募漢軍不足則簽補之時北京民方艱食樞密使襄出糴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奉行之民皆悅服　癸丑金以上京留守錫赫祿額特

喇舊作伦祐剳訛特剌今改為平章政事　辛酉金以樞密使知大興府事胥持國為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行省於北京　它日金主與翰林修撰路鐸論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古附胥持國進持國小人不宜與軍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服軍心若回日復相必亂天下金主曰人臣進退人難人君進退人易朕豈以此人復為相耶持國旋卒於軍　是日詔監司帥守為舉改官勿用僞學之人　冬十月庚午朔金初設講議所官六員共議錢穀以中都轉運使孫鐸戸部侍郎高汝礪等為之　庚辰金尚書省奏高麗國牒報其主以老疾

令毋弟晫權國事　十一月辛丑加謚孝宗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太皇太后吳氏崩於壽慈宮年八十三遺誥太上皇帝疾未痊宜於宮中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月后實以辛卯崩時郊祀期迫或謂韓侂胄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夥柰何已之侂胄入其言甲辰祀圜丘乙巳始發喪詔服期年及侂胄誅以劉光祖言乃改從本日　十二月己巳剏金敕御史臺糾察諸使趨丞有實跡者　丙子帝始御正殿　己卯金始鑄承安寶貨　丁酉知綿州王抗疏請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

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黻何異孫逢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

蔡元定呂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時黃由尚爲吏部侍郎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附阿罷之擢抗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僉書高汝礪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自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與聞政事兾其有所開說今臺省以下巡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疏遠若是自今以

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幾少補從之 金李淑

妃兄弟仁惠等干預朝政監察御史姬端修（致異金史宗端修傳云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諸子皆加山為崇改姬字為宗宗字中州集云衛紹王避世宗父諱改宗為姬按章宗重於避諱見本紀疑中州集誤也）上書乞遠小人金主遣仁惠傳詔問端修小人謂誰其以姓名對端修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不敢隱具奏之金主雖責仁惠兄弟而不能去（致異金史董師中傳云上謂輔臣曰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側果誰與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輩與宗端修傳所載不同此本一事金史據傳聞之異藏於傳也中州集云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幸兄喜兒有楊國忠之權龍州教授田庭芳上書言事云大臣侍祿近臣怙寵道陵頗謂紹祖曰近臣怙寵為誰時喜兒侍立殿上紹祖倒笏指之曰莫非謂李喜兒之屬不上頷之金史不載田庭芳或係別書然喜兒之見斥則與董師中

傳同特姓名互異耳今從宗端修本傳端修又劾簽書樞密院事完顔匡叠被眷遇行院於撫州不知自潔轉運使溫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匡以馬幣爲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費金主方委匡以邊事寢其奏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五 起著雍敦牂正月盡上章涒灘十二月凡三年

寧宗法天修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慶元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本紀不書今據金史章宗紀書之 癸卯金諭有司凡館接伴并奉使者毋以語言相勝務存大體奉使者務得其人 乙卯上欽宗宋皇后謚曰仁懷皇后后北遷無凶問 金罷講議所 丙辰以趙師𢍰為工部侍郎仍知臨安府事師𢍰

尹臨安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私市北珠以遺侂胄諸妾諸妾元夕出遊市人稱羨諸妾俱喜爭爲師羿求遷官遂有是擢（攷異薛氏通鑑師羿遷侍郎載在八月誤也宋史全文載在正月慶元黨禁係正月十八日兩朝綱目備要係正月丙辰與黨禁同蓋侂胄諸妾因都市行燈而爲求遷官也全文備要及朝野雜記俱載侂胄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眞田舍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嗥於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胄大笑癸辛雜識以爲太學諸生所造言四朝見聞錄亦載之余謂事之有無不必爲之辨然準諸史體亦有所不屑載也）金主如城南春水　丁巳金併上京東京兩路提刑司爲一提刑司副兼安撫使副安撫使專掌教習武事毋令改其本俗　己未金以都南行宫名建春宫　甲子金主還都　丙寅以簽

書樞密事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丁卯以兩浙江淮荆湘四川多流民詔有司舉行寬恤之政　二月己巳朔金主如建春宮　辛未詔兩省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一二人毋舉宰執子弟親戚　丙子上太皇太后謚曰憲聖慈烈皇后　辛巳金主諭宰臣曰自今內外官有闕有才能可任者雖資歷未及亦具以聞雖親故無有所避　甲申金主還宮　先是金議北討樞密使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瓜勒佳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準布（舊作阻轐今改）而自帥兵出臨潢金主從其策賜內庫物卽軍中用之丙戌

色庫（舊作斜出今改）部族詣撫州降金主使問褒襃以為受之
後金主賜襃寶劒命進軍以逼之　辛卯金平章政事
鈕祜祿額特喇（舊作粘割斡特剌今改）薨額特喇性溫厚嘗為赫
舍哩良弼所薦世宗稱許之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
其沒也厚加賻贈諡成肅　三月戊戌金以禮部尚書
張暐為御史大夫　壬寅金始榷酤　丁巳金敕隨處
盜賊毋以強為竊以多為少以有為無嘯聚二十人以
上奏聞違者杖百　甲子權攢憲聖慈烈皇后於永思
陵　乙丑詔臨安紹興租稅有差　是月臣僚言聞詔
旨擇日開講望陛下遵用仁宗高宗故事令侍講之臣

仰稽三朝寶訓所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備觀覽凡武備之設何者爲先軍旅之制何者爲重邊圉拒守孰爲要害敵人情僞孰得要領考古驗今必有至計商畧而施行之足以爲思患預防之策帝從之　金自北陲多警連年用兵樞密使襄請用步卒穿濠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議者皆言其不足恃金主以問襄襄曰今玆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爲永便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既而西北西南路亦治衆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與

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于是北陲告寧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三萬匹　夏四月丙戌祔仁懷皇后憲聖慈烈皇后神主於太廟丙申始御正殿　金主諭御史臺曰隨朝大小官雖有才能率多苟簡朕甚惡之其察舉以聞提刑司所舉賢能汙濫官皆當罷黜奏餘事可轉以聞　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己酉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但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非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柰習

之湊者怙恩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僭假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有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有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有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一塊肉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執事如秦觀輩其有推尊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有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民

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者乎其冐險受汝愚指教圖秉握兵柄如張知遠者乎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此而今僞黨如彼願特奉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于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有云竊附元祐之衆賢貫類紹聖之姦黨韓侂胄大喜卽遷文虎於要職　是月禁女冠毋入大內及三宮先是江州僧道隆自言能知人休咎愚民稱爲徹聖往來都下貴戚競施之壽康宮衞士詹康妻故倡也出入禁中號爲部頭以病歸外舍道隆因之

使求賜金於北內以爲建塔費役官多有施與趙師睪聞之執道隆厲吏錄其橐得金錢三萬餘緡詔杖黥隸英德府土牢旋有是禁　金監察御史路鐸劾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除授承望風旨御史大夫張暐抑言路金主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伯通待罪於家暐辨曰鐸嘗面白伯通私李浩因告以彈劾大臣須有實跡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令再體察非抑之也益亦辨除授皆宰執公議鉉具以聞金主責鐸言事輕率慰諭伯通視事如故

秋七月己未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

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時薛叔似以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爲郡故逢有是言京鏜何澹深悅之薦爲軍器監　辛酉同知樞密院事葉翥罷　以姚愈爲兵部尚書愈浮沈州縣忽忽不得志阿附韓侂胄遂得驟遷尋以病免　八月丁卯以久雨決繫囚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諂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及之後至閽人掩關及之從門間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　庚辰金以護衛石

知尚爲押軍萬戶率親軍八百人試衛軍千六百人戍
西北路　是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
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時年六
歲　九月癸卯太白經天　丁未京鏜上重修敕令格
式詔頒天下　先是太史言月蝕於晝而草澤言蝕於
夜驗視草澤言是詔改造歷以祕書省正字臨邛馮履
爲參定官履嘗從故直徽猷閣張行成習數學故以命
之　冬十月金定官民存留見錢之數設回易務更立
行用鈔法　十一月金主以信符召樞密使襄還都遣
近臣迎勞於途既至復撫問於第入陳邊機十事皆爲

施行仍厚賜之癸卯復拜左丞相監修國史襄之將至也金主謂宰臣曰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特授之仍降詔襃諭　辛亥金定屬託法定軍前官吏遷賞法以邊事定詔中外減死罪徒以下釋之賜左丞相襄以下將士有差　金順義軍節度使李愈上書論邊事謂退地千里而爭言其功因陳屯田利害金主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屯田事　十二月甲子朔金主獵於酸棗林大風寒罷獵凍死者五百餘人　丙戌蠲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　金右丞裔罷

高麗權國事王晫奉表告於金

慶元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庚子尊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之汝愚竄之既而逃還歸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議送大理捕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攷異宋史韓侂胄傳作張仲藝今據兩朝綱目備要及宋史全文謂韓侂胄曰相公今日得君凡所施爲當一以魏公爲法蓋悖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勳業如此胡爲蹈之侂胄

曰侂胄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耆京鏜劉德秀主其議也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並免然猶奪龜年三聯官而擢璡進義副尉

乙巳金右丞董師中致仕師中練達典憲處事精詳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然論者嘗譏其附胥持國云

辛酉金監察御史姬端修以妄言下吏攷異金史宗端修傳云四年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不以實制一官案本紀下有赦罪之文作下吏者是也今從紀

金以左丞相襄爲司空職如故樞密使爪勒佳衡爲平章政事前知濟南府事張萬公起

復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楊伯通爲左丞簽書樞密院
事完顏匡爲右丞金主問萬公曰胥持國已死其爲人
竟何如萬公曰持國素行不謹如貨酒樂平樓一事其
好利可知矣金主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鬻省醞乃爲
好利也　辛酉命漕臣無出身者勿差官考試先是果
州學官王澤被檄考試昌州發策以王鳳牛仙客爲問
禮部摘其語以告韓侂胄謂其譏刺侂胄怒遂罷澤官
議者謂漕臣汪德輔以祖任入官故擇考官不善張巖
請自今漕臣不由科第進者委它監司一員選官校試
從之　壬戌建玉堂　二月乙丑胡紘罷　金主如建

春宮春水已已還宮庚午御宣華門觀迎佛辛未如建春宮赦姬端修罪令居家俟命　金西南路招討使布薩揆沿邊築壘九百里營柵相望烽堠相應人得耕田牧北邊遂寧辛未司空襄言揆治邊有功金主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以知興中府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子仁代之敕盡以方略授子仁　壬申金主諭有司自三月一日為始每旬三品至五品官各一人轉對六品亦以次對臺諫勿與有應奏事與轉對官相見如無面對者上章亦聽　乙亥金主還宮戊寅仍如建春宮　庚辰金主諭點檢司曰自蒲河至長河及細河以東朕嘗所經

行地官爲和買其地令百姓耕之仍免租稅　甲寅金
主還宮　乙酉諫議大夫張釜劾劉光祖佐業不成諸
憤懷姦欺世罔上五罪時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
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
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盍謹其所先入以
待豪傑之興語聞於朝釜因劾之光祖落職房州居住
攷異兩朝綱目編要以記爲作於去年慶元黨禁以爲即本年所作今從之　金以布薩揆
爲參知政事起姬端修爲太學博士　金主如建春宮
戊子還宮　三月甲午罷監司臧否郡守之制先是淳
熙中嚴臧否之令且申稽緩之罰其後士大夫往往以

人情之厚薄爲臧否論者頗患其不公知漢陽軍蔣用之嘗疏論之至是正言陳自強復以爲言於是臧否遂罷自強閩縣人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待銓入臨安欲見侂胄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向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半載登遷至右正言未幾遂大用　丁酉金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樞密使封崇德公　己亥金主如建春宮戶部尚書孫鐸郎中李仲略國子祭酒趙忱始轉對香閣　金遣使冊王暐

爲高麗國王　戊申四川行對銷錢引法從制置袁說友之請也　金主嘗敕尚書議官員除改其日月淺者毋數改易己卯尚書省奏減親軍武衛軍額及太學女直漢人生員罷小學官及外路教授詔學校仍舊武衛軍額再議餘報可　金主好更定制度議設濟闕職位如宋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司空襄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爲退復有省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於濫襄復與完顏匡布薩揆上言曰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爲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

之詞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采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金主嘉納　夏四月金改提刑司爲按察使司

壬申金左丞楊伯通致仕御史大夫張暐以奏事不實追一官侍御史路鐸追兩官並罷之姬端修杖七十論贖（考異）金史路鐸傳云監察御史姬端修以言事下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達意於大夫張暐及鐸曰暐與鐸奏事殿上上問姬端修彈事實中臺官否對曰嘗來面議端修修款伏乃曰祇曾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既而端修杖七十收贖公仲杖七十替罷暐鐸坐奏事不實暐追一官鐸兩官皆解職宗端修傳槩括其詞但與本紀異今從本紀書之

壬申金英王從憲進封瀛王　是月

定理官歷縣法初改官人必係令謂之須入紹興中數申嚴之後寖廢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人南省元並係邑旋用御史程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爲令舊捕盜改官人並試邑至是正言陳自強請初任未終之人先注簽判一次方許親民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甲科人無有不宰邑者矣　五月壬辰朔頒統天歷先是詔造新歷以馮履參定御史張巖言履僭爲陂辭搖撼國是遂罷去詔諸道有通曉天文歷筭者所在具其名來上至是歷成賜名統天議者謂自渡江以來歷法屢改統天尤爲疎謬　金主以旱

下詔責躬求直言避殿減膳審理冤獄　丁酉以久雨
民疫命臨安府賑之（攷異宋史本紀作戊申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戊戌賜
禮部進士曾從龍以下四百十一人及第出身　己亥
金應奉翰林文字陳載言四事其一言邊民苦於寇掠
其二農民困於軍需其三審決冤滯一切從寬苛細有
罪其四行省官員例獲厚賞而沿邊司縣曾不霑及金
主是之　庚戌金主諭宰相曰諸路旱或關執政今惟
大興宛平兩縣不雨非其守令之過歟司空襄平章政
事張萬公參知政事布薩揆上表待罪金主以罪己答
之令各還職　金戶部尚書孫鐸言比年號令或已行

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習張太煩百姓不信請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於治則必行無惑小民之言國子司業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善才亦言須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金主然之 金以胥鼎爲著作郎鼎持國之子也金主問宰臣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曰其人甚幹濟金主曰著作職閑緣今無它闕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中 壬子命諸州學置武士齋舍 庚申金平章政事瓜勒佳衡薨諡貞獻 六月甲戌金以雨足報謝廟社 丁丑金右補闕楊廷秀言自轉對官外復令隨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使外路有可

言者並許移檢院以聞則時政得失民間利病可周知矣從之　丁亥金定宮中親戚非公事傳達語言轉遞諸物及書簡出入者罪　是月盜竊太廟金寶　參知政事何澹之弟澥通判臨安府自臨安還處州舟子市私鹽萬餘斤爲邏卒所捕澥仗劍傷邏卒事下臨安府司農卿丁逢知府事當舟子杖罪而邏卒杖脊編管御史程松劾之詔逢與宮觀而以工部侍郎朱晞顏知府事澹乞免帶慰留之澹即起視事尋內批付大理以伏暑恐致淹延命有司據見追到人結絕秋七月甲午獄成澥罷通判逢罷祠乙未澹疏言臣頃爲中丞首論樞

密使王藺不能鈐束其弟藺遂去國今訓飭無素罪何所逃望賜黜責詔不許　癸丑劉德秀罷　甲寅禁高麗日本商人博易銅錢　八月辛巳太祖廟楹生芝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始見太上皇成禮而還以入內內侍省押班甘昺宣力兩宮備竭忠勤特遷二官昺昪之弟也帝之過壽康昺與有力焉頗貴寵　壬午京鏜率百官赴太廟觀芝丙戌詔減諸路流囚釋杖以下推恩如慶賀故事丁亥進京鏜等官一級　戊子立沿邊諸州武舉取士法　九月庚寅朔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己亥金主如薊州秋山冬十月丙寅還都

金主以順義節度使李愈為可用議召之宰臣或言愈病金主曰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爭言其功之語卿等定罪此人多言耶遂召為刑部尚書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仍給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朝樂聞忠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從之　甲申金初置審官院　乙未金敕京府州縣設普濟院每歲十月至明年四月設粥以食貧民

是月右諫議大夫陳自強上緊要政目三十事先叙前代帝王施行得失而證以祖宗故事及今日事體所宜

請令侍從兩省講讀官一旬講一事則一歲之間便有三四十事不過二年朝廷之大事講究畢矣從之旣而翰林學士高文虎又以二十事上之　十一月己丑詔復右司一員　甲寅金定護衛改充奉御格　十二月己未金初以除授文字送審官院　辛酉金更定考試隨朝檢知法　金右補闕楊廷秀請類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聖訓以時觀覽從之仍詔增熙宗爲四朝　庚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於廣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死而不能歸者　太尉韓同卿卒皇后之父也贈太師同卿季父侂胄聲勢熏灼同卿毎懼滿盈不敢干政時

天下皆知侂胄爲后族不知同知乃后父也後乃服其善遠權勢云　京鏜何澹等令言者上疏曰向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閑置散使省愆咎蓋爲天下後世計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咸歸皇極也今此類苟有洗濯自新者請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祠祿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弗悛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守道向方悉爲皇極至正之歸以成聖明極辨之治自胡紘劉德秀去位侂胄亦厭前事故鏜等令言者以建極之說投之侂胄用其言學禁漸弛　癸未

金主謂宰臣曰科舉一場而分二榜非也自今廷試令
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人爲首有司言自宋王
安石爲相作新經始以經義取人且詞賦經義人所素
習之本業策論則兼習者也今舍本業取兼習恐不副
陛下公選之意遂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居首詩
賦次之　金李淑妃有寵嘗從金主幸蓬萊院陳玉器
及諸玩好款式多宣和間物金主惻然動色妃進曰作
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宣和作此以爲陛下用耳金主
爲之意解妃嘗與金主同輦過雕龍橋見白石瑩潤愛
之歸白金主自蘇山輦至築巖洞於芳華閣用工二萬

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妃賞菊於東明園見壁間畫宣和艮嶽圖問內侍余晥晥曰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亾其國先帝命圖之以爲戒妃怒曰宣和之亾不緣此石乃用童貫梁師成故爾妃意以譏晥其黠辨類此自欽懷皇后殂中宫虛位久金主意屬李氏而祖宗故事皆圖克坦唐古富察赫舍哩烏凌阿烏庫哩諸部部長之家世爲婚姻娶后尚主李氏微甚恐爲衆所格至是遂欲立之大臣固執臺諫亦以爲言金主不得已進封爲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考異]金史張萬公傳李淑妃有寵用事帝惑之欲立爲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書論之帝怒御史大夫張暐削一官侍御

史路鐸削兩官端修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據端修時鐸傳則端修未嘗因論淑妃而被杖時鐸之削官亦不因李氏也今從后妃傳約舉之　是冬編慶元寬恤詔令　是歲

賑浙東江西廣東被水州縣貧民

慶元六年金承安五年春正月乙未金尚書省言會試取策論詞賦經義不得過六百人合格者不及其數則闕之　丙申金主如春水　庚子金命左右司五月一轉奏事　辛丑金主諭點檢曰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　庚戌定明安穆昆軍前怠慢罷世襲制　二月戊辰減諸路雜犯死罪因釋徒以下皇子生故也　辛未金主還都　戊寅上太上皇玉牒聖政日曆會要於壽康宮攷異

宋史本紀作己卯今從兩朝綱目備要及宋史全文

甲申封婕妤楊氏為貴妃攷異四朝見聞錄以楊后為越人宋史后妃傳云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慶元三年封婕妤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朝野雜記兩朝綱目備要作遂安人與宋史異

閏月庚寅以京鏜為左丞相謝深甫為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乙巳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癸卯金定納粟補官之家存留弓箭制

丁未金主與宰臣論置相曰圖克坦鎰圖克坦舊作徒單今改朕志先定賈鉉何如司空襄舉知延安府孫卽康金主曰不輕薄否襄曰可再用為中丞以觀之張萬公曰卽康及第先鉉一榜金主曰論相安論榜次朕意以賈鉉才可

用也旋以郎康爲御史中丞　金右補闕楊廷秀言請令尚書省及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編次日歷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金主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潤色付之　辛亥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爲昭信軍節度使曦挺之子也　三月庚申金大睦親府進重修玉牒　甲子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奏自僞學有禁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它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及疾革以深衣及所著

書授門人黃榦而李熹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
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
慨以至泣下然難進易退不肯道以求合故與世動輒
齟齬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天下
惜之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欲送僞師朱熹
之葬臣聞僞師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
之徒盛每夜三鼓聚於一堂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
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
定之狀至於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
今熹已歿其徒畫像以事之設位以祭之會聚之間非

妄議世人之短長則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於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燔等數人視窆不少怵熹自少有志於聖道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自經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爲學者所宗　戊辰金定妻亾服内婚娶聽離制　庚午金以知大興府卞爲御史大夫時言官謂御史大夫久闕憲紀不振宜選剛正疾惡之人肅清庶務遂以卞爲之　丙子金尚書省奏擬同知商州事富察南京爲濟南府判官金主曰宰相

豈可止徇人情要當亟惜名器此人不堪朕嘗試之與七品足矣　庚辰金以上京留守圖克坦鎰爲平章政事金主嘗問宰臣鎰與崇浩孰優張萬公對曰皆才能之士鎰似優鎰有執守崇浩多數耳金主曰何爲多數萬公曰崇浩微似迎合金主曰卿言是也　夏四月金尚書省進律義　己酉封宗子不疊爲嗣濮王　辛亥監都進奏院鄧友龍請明詔大臣用舍從違謹所決擇無用僞黨友龍尋擢監察御史（攷異）慶元黨禁作四年事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五月丙辰以旱決中外繫囚　己未金敕諸路按察司糾察親民官以大杖箠人者先是賈鉉上書曰親民

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廷敕斷亦依已定程式故有是命　丙寅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闕雨州縣釋杖以下囚　戊辰詔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辛未以久旱詔中外陳朝廷過失及時政利害知興國縣莊夏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之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爲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

陽之術也召爲太學博士　壬申雨　庚辰金地震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攷異)金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戊子太上皇后李氏崩於壽康宮年五十六(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作丁亥宋史本紀作戊子宋史全文與本紀同今從之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癸亥金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

丁卯以御史中丞陳自强簽書樞密院事自强自選人至樞府首尾僅四年　金平章政事張萬公乞致仕時北部雖罷兵而邊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爲不便旋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沈厚淡謹務安靜少事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

犯顏強諫須金主有間然後審察利害而質言之金主雖稱善而弗行故萬公以衰病丐閒辛未金主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乃朕之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事　提舉洞霄宮黃洽卒　八月辛卯太上皇崩於壽康宮年五十四　丙申上太上皇后謚曰慈懿　丁酉左丞相京鏜卒鏜居政府唯奉行韓侂胄風旨又嘗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僞學之名鏜實發之　癸卯權攢慈懿皇后於修吉寺　丁未金敕審官院奏事其院官皆許升殿　戊申金置定鎮防軍犯徒配役法　九月乙卯祔慈懿皇后神主於太廟　臣

僚言比年以來浸成內重之弊祖宗成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寺監之旣更則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歷必出分一道之節此不易之良法日往月邁莫克遵守恐內重外輕其弊難革望令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 金邊臣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至有不免饑寒者故無鬭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則戰士氣自倍矣朝議從之張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畧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撫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弊長告訐之風二

也侈費妄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歛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其倉振羸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請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民無被奪之怨矣書奏不報戊午以樞密使崇浩禮部尚書賈鉉佩金符行省山東等路括地　先是金有司議於西南西北路沿邊築壕塹以備蒙古役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金主嘗以旱問張暐公致災之由

萬公對曰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言罷之既而司空襄以樞密使蒞邊卒築之然工役迫促雖有牆隍無女牆副隄西北路招討使通吉思忠（通吉舊作獨吉今改）增繕之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卒役不及民至是工竣已未尚書省以聞詔獎之曰直乾之維扼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未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心式副予懷遂厚賜以銀幣論者謂金之國勢自茲弱矣

金修玉牒成定皇族收養異姓男為子者徒三年姓同者減二等立嫡違法者徒

一年　癸亥金主如薊州秋山　甲子婺州進士呂祖泰〔攷異〕宋史本紀作婺州布衣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俱作進士　上書請誅韓侂胄祖泰祖儉之從弟也性疎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致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徒以韓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尊學之臣若

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其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爲必大實使之遂據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爲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首倡僞徒私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叫閽自爲以覬召用林采言僞學之成造端

自周必大宜加貶削遂錮必大一官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考異宋史呂祖泰傳祖泰因周必大降少保致仕憤之乃上書請誅侂胄蘇必大降少保在嘉泰元年乃因祖泰上書而貶秩耳慶元黨禁又以爲在五年九月皆援拾之謬也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俱係六年九月與宋史本紀同今從之又備要云十一日甲子祖泰投匭上書中外大駭侂胄雖怒甚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辛未禮成肆大赦後五日乃批旨送連州拘管宋史本紀統繫於甲子蓋因上書而竟言其事至必大降少保本紀載在次年二月癸巳今連書之初當路欲文致必

大以罪而難其重名意必大或有辨論乃致於貶及必大上書謝惟自引咎詔復其秩祖泰自期必死無懼色旣至府庭府尹趙善堅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爲者祖泰笑曰此何事可受教於人乎善堅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善堅據案作色趣行杖祖泰大呼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祖泰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受斯辱也善堅亦慚趣使去　己巳命右丞相謝深甫朝獻景靈宮庚午命嗣濮王不㒟朝饗太廟辛未合祀天地於明堂大赦

冬十月丙戌加韓侂胄太傅　庚寅金主還都　庚

子金地風霾辛丑金主命集百官於尚書省問間者亢旱近則久陰豈政有舛謬而致然歟其各以所見對張萬公言天久陰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用人之道君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金主召問之曰卿言有理然孰爲小人萬公不敢斥言李仁惠兄弟對曰戶部員外郎張曄文繡署丞田櫟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無德而稱好奔走以取勢利大抵論人當先才德金主卽命三人皆補外金主又謂萬公曰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雖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姑試之耳其後秉文果召用　金圖克坦鎰

應詔上疏畧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搢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薦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尊學者之志敎化之行與

於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雖與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釣取祿利請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形似乃生異端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時李元妃兄弟恣橫鎰言皆切時弊金主雖納其說而不能行金主嘗問宰臣漢高帝光武孰爲優劣張萬公對曰高帝優甚圖克坦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帝惑戚姬至於亂

由是言之光武為優金主默然鎰蓋以李元妃隆寵過盛故微諷云　癸巳吏部侍郎費士寅請歷十五考以上無贓私罪犯者聽免職司舉主一員從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考異宋史不書今從金史書之）　詔宗子與愿更名曮除福州觀察使令資善堂授書　乙卯金定品官過闕則下制　金以國史院編修官呂卿雲為右補闕兼應奉翰林文字審官院以資淺駁奏金主諭曰明昌間卿雲嘗上書言宮掖事辭甚切直皆它人不能言者卿輩殆不知也臣下言事不令外人知乃是謹密正當顯用卿等宜然之　金李元妃嘗遣人以皁幣易內藏紅

幣左藏庫副使高竑拒不肯易元妃奩之金主大喜使
諭竑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後不得為例旋轉竑為儀
鸞局少府少監　己未皇后韓氏崩諡恭淑　丙寅東
北地震　十二月朔癸未金詔改明年為泰和元年
辛卯權攢憲仁聖哲慈孝皇帝於永崇陵廟號光宗
乙未金定管軍官受所部財物輒放離役及令人代役
法　辛丑金詔宮籍監戶百姓自願以女為婚者聽
壬寅權攢恭淑皇后於廣教寺　癸卯祔光宗神主於
太廟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崇寧初蔡京秉政乃
建九廟奉翼祖宣祖紹興中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為

一世故無所祧及祔欽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爲一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追阜陵復土趙汝愚爲政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及光宗祔廟復不祧又祀九世　詔改明年爲嘉泰元年　金定造作不如法三年內有損壞者罪有差　己酉加吳曦太尉　庚戌祔恭淑皇后神主於太廟　四川關外四州營田半爲吳郭諸家所據租入甚輕計司知之而不敢問司農少卿江陰王寧總領四川財賦有隆州致授張鈞獻策於寧以爲營田租可增寧用其說是冬分遣官屬八人按行諸郡所遣官知其難行僅畧增之惟

金州簽判元鼎分括鳳州遂盡集屬邑之民糾決升降累月不已興州都統制郭杲舊與寧同僚相善至是寧欲核其軍闕員將佐杲不肯互奏於朝詔用杲言由是兩人有隙及寧括營田杲尤以爲不便寧命鼎近邊三十里毋得增括鼎匿之營田戶數自詣鼎請其榜以示人鼎不與俄而營田戶數百戶譟於庭突執鼎毆之搜其槖得賂遺無算卽執鼎使自具所得主名鼎詞伏杲因出榜招諭且以聞詔罷四川所增營田租改寧直徽猷閣湖北轉運副使先是興州催鋒踏白二軍戍黑谷者騎士月給芻錢甚厚寧議損之是秋戍卒張威等百

餘人匹入黑谷爲盜有奔金境者金邊帥械其二十七人還都統司杲戮之而不敢奏未幾杲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